

贺卡情思

■于天慧

去邮局取款，意外收到一张贺卡，打开一看，原来是初中时的朋友寄来的，上面简短地写了几句祝福语。分别多年，彼此为了生存打拼，相互之间尚有一丝惦念，感动之情真是难以言表。

按理说，这小小的贺卡早已跟不上时代潮流，与快捷的网络相比，人们显然更偏爱后者。可此时我的

思绪却被它紧紧吸引了。在这寒冷的冬天，真不知那字里行间流动的祝福要翻越多少山跨过多少河才能送到我的心上来。

中学时代，每到年末我就会买一打精美贺卡，胡乱涂鸦后再送给好朋友。当时贺卡是最受欢迎的，成了一代人传递感情，交换心意的工具。一直很欣赏高三时同桌的一句话：我的心写在卡上，谁收到，我的世界就为他打开。

你听，多美的心语。这薄薄的卡片，精巧别致，风格各异，浓缩着一缕缕剪不断隔不开的思念。虽然都是一段段情窦初开而又懵懂的话，但浓浓的真诚却丝毫不减。那些年轻的岁月美丽动人，时刻触动心灵，回首间就会一次次拨动少年时的情怀。

以前收拾旧物，看到它们安静地躺在抽屉里，心里就舒坦了。尽管

那些荷

■张继

夏季之花，莲为最，被誉为“六月的花神”。树阴照水，泉眼无声。偶见村落一角一小池塘，漫步在微润的池边去寻荷，碧绿的池水，清圆的莲叶，才露尖尖角的荷包。轻歌曼舞的蜻蜓，恰似那一低头的温柔，不胜凉风的娇羞，映入眼帘，流入心田。

不经意间，塘边草丛里蛙声错落交响，一池的嫩碧初绿被夕阳暮色染成浓黛深翡，水莲花在夜色中宛然轻舞。不禁想起去年盛夏到古城淮阳赏荷，阳光正烈，湖水泛着波光微微荡漾，放目远望，二分芦苇，三分莲叶，五分碧水。

乘一叶扁舟，慢慢荡去，漂浮在波澜不惊的湖面，如湖中三三两两戏水欢唱的野鸭，悠然自得。片

片红荷、白荷散落湖间，亭亭玉立的荷花、荷叶，高低有致地擎于湖面之上，遮掩着，交叠着。随手扬起湖水，落于莲叶之上，溅落成滚圆的水珠轻盈地滑下，怎不让人轻吟起北宋周邦彦的名句：燎沈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旋于莲叶上的荷花，或含苞待放，或半遮半掩，或层层盛开，花影照水，淡淡娇柔。浅淡的粉色从花心散开，沿着花瓣的脉络凝于花尖，渐变的色彩似乎述说着美丽的矜持和高贵。一些莲花零落，露出青色的莲蓬，散发着清苦的香气，沁人心脾，消了夏日的暑气。

凉风拂过浩瀚的湖面，田田荷叶碧浪荡漾，仿佛万千佳丽轻歌曼舞，婀娜多姿。绿影摇曳间，妙龄女郎撑一叶轻舟，穿梭于荷丛之中，那种“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

字迹模糊，锈迹斑斑，但还是舍不得扔掉。有时候也会感到惭愧，在尘世的漩涡中，自己也在急速地旋转，需要打理的空闲全部被各种琐事塞满。也许是自己变得懒了，也许是那些远去的日子沧桑斑驳了，在情感与时间的天平上，一不小心，而忽略了最甜美的真情。

还好，我还有这些贺卡，它们像一个个欢快的使者，承担了彼此相互祝福和问候的重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知疲劳，把所有的问候不紧不慢，恰到好处地送到。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

朋友，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你真在意那份情谊，就请寄一张贺卡吧，把你的祝福你的问候一同寄去，让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互相鼓励，互相问候，年年岁岁，收获那一份沉甸甸的温暖。

始觉有人来”的情景，如画中风景妙不可言，我连忙按了几下相机的快门。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易逝的，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小船已经靠岸了，船儿荡开的浮萍像一群野鸭潜一会儿水，又欢跃地浮上来，留下那条长长的水线逐渐消失在偌大的湖面。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那些荷儿却依然静静地矗立在湖水里。在清冷、寂寞的深秋，我又一次来到淮阳东湖。时间撷去了莲花，萧索了莲叶，干枯焦黄的色泽暗淡了原来的蜡绿，青碧的莲蓬落下莲子，深埋地底沉沉睡去。重露繁霜压纤梗，那无力摇荡的枯柄用伤怀的残败在秋风中低语着生命的寂寥与轮回。

秋水寒清，静静东流去，和浮萍菱叶一起，还说着消逝，寂寞了秋日，感悟着归宿。我真切地感受到姜桦在散文《秋荷》里描述的那刻骨铭心的句子：“只有在深秋的水里站过，感受过这季节凉彻骨髓的疼痛，这荷，才能说自己活过了这一世。”

两个卖馍的女人

■王伟

的馍，各做各的生意，相安无事，没有彼此争吵、谩骂，她俩时不时还友好地打声招呼。“同行是冤家”的俗语，在这里没有市场。

“和”字由“禾”跟“口”构成，因此“和”字还可以这样解释——人人有饭吃。古人说“和气生财”，在这里得到了很好体现。

两个女人的馍每天都卖得干干净净，卖馍的两个女人每天欢欢喜喜地来，又都高高兴兴地回，成为街头的一道风景。

院里飞进唱歌的鸟

■高红



中午，我家院子里飞进了好几种鸟儿，我只认得一种麻雀，其它的几种鸟我都不知叫什么名字，而且都很漂亮。

有一种鸟体积较小，也属雀类的鸟，头顶是黑色的，两腮是对称的白色，洁白的腹部从嘴下方一直到后尾部被一条黑色的斑线分开，背上的羽毛也有好几种颜色分布成规则的花纹，煞是好看。还有一种是墨绿色的鸟，比麻雀略大，毛色很亮，有花纹。它们叽叽喳喳、叽叽啾啾地在院子里来回雀跃着欢叫着，一时间小院热闹起来。

现在生态环境好了，鸟儿的种类一年年多起来，特别是这些雀类的鸟。雀鸟遍布乡间、城市、田间、河岸，它们甚至把窝筑在人们院子里的树枝上，与人们和平相处。

在播种季节或收获季节，人们不太喜欢雀鸟，因为它们总是觅粮食吃。在夏季，它们瘦小的身躯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因为那时有太多的美丽吸引了我们的视线。但是，到了冬天，万物凋零，那些漂亮的高贵的鸟儿都飞向温暖的南

想起父亲

■刘建华

非常喜欢刘和刚演唱的《父亲》。每当这首歌在我耳边响起，我就不由想起我的父亲。

母亲 24 岁时生了我姐，28 岁那年生我时，差点送了命，在医院抢救近半个月。一个月后出院，母亲已没有奶水，我因此没得母乳吃。当时没有奶粉、炼乳养我，家里大多数成员主张把我放在公路边河沿上，让人抱走算了。昏迷中的母亲偶尔清醒时听到了，哭着反对，坚决不答应。为此，在以后的日子里，家人感到好像亏欠我许多，一直对我格外疼爱。我的童年是在父母偏爱中度过的。直至结婚前，母亲每次提及这些，我都会悲声大放。我因此对父母充满了感激。再忙，每周也要抽时间看望他们。

2003 年，母亲患肾病。父亲买了有关肾病临床专业书籍研读，陪护笔记写了满满一大本子，每天早晚坚持为母亲按摩两小时辅助治疗。几年下来，父亲快成肾病专家了。母亲脾气不太好，生病期间更甚，其间，父亲两次留下了无奈的眼泪。我忍不住数落了母亲两句。我说，像爸爸这样的好男人万里挑一，别再挑肥拣瘦，求全责备，遇上我爸，是你一生的福气，要惜福。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为了让孩子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父亲先后把我、弟弟、妹妹从乡下转到城里上学，给我们做饭洗衣。父亲原本抽烟，有一年过中秋节，他单位从山东拉回一车红星苹果，双职工家庭都抢着购买。父亲蹲在门口像是在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我看着人家孩子吃苹果，你们吃不上，心里难受。戒烟！”父亲说到做到，戒得很彻底。第二天，父亲给我和弟弟买了一箱苹果，每天拿出一个切成两瓣，分给我和弟弟。往事早已消逝，但铭刻在心中的记忆随着岁月的冲刷却越发清晰。

每年给母亲过生日，父亲都要为母亲作诗一首，席间念给我们听。生日聚会时，父亲为母亲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回顾了他俩牵手半个世纪的难忘岁月，表达了对母亲为他养育三女一儿的感激之情。听着听着，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母亲也哭了。我是感情内敛的人，但我内心的感动和感激让我情不自禁面对父亲说：“爸，孩子永远感激您的养育之恩，敬重您对感情的忠诚与坚守。您永远是儿女学习的榜样，我们都会像您一样对家庭对孩子倍加珍爱！”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布衣将军

(节选)

王吉城题图

策 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邢长顺 王宝清 杨光奇 总 撰 稿：梁祖文

42.堂屋内。
魏凤楼与其梅、胡晓初入席后继续说着。
魏凤楼：现在什么也不用怕，怕个啥？缺啥‘借’啥！南方江西一带，闹红初期，都兴打土豪分田地，你们就去打财主抢粮食！没有粮食，咋养兵，咋打仗？

胡晓初：要是官府的粮呢？
魏凤楼：就是皇帝老儿的皇粮照抢。把爱新觉罗溥仪撵出紫禁城，我也没掉一根毛。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
王其梅：要是这样，就缺武器了。
魏凤楼：就武器好弄，上洛阳、

孝义兵工厂请制枪造炮的师傅，咱自己办它一个两个兵工厂。
王其梅：还有，武的有了，还少不了文的，文武之道嘛。魏将军，学校的学兵们还想听你讲军事知识呢！
魏凤楼：好，咱们这就去！
43.三岗学校。
魏凤楼、王其梅、胡晓初三人，来到学校门口，发现路边一个过路人，身边躺着衣着破烂，蓬头垢面、昏迷不醒的刘尚飞。
王其梅弯腰摸摸小孩的鼻孔，还有气，便把他往屋里抱，刘尚飞醒过来了。
王其梅：你家在哪里？
刘尚飞没吭声。
王其梅：你姓啥？叫啥？
刘尚飞没吭声。
王其梅：你吃饭了吗？
刘尚飞还是不吭声。
王其梅去屋里拿了一个馍，端来一碗水，小孩看见了，伸手就抓，抓住就往嘴里填。
王其梅：小鬼，别急，慢慢吃，吃饱了有啥事再说。

路人：王先生，我看你把这小孩留下吧，权当养个小猫小狗，好使唤，说不定啥时候还能派上用场。
王其梅：你跟我想到一块了。（于是大声问话）小朋友，上过学吗？
刘尚飞（打着饱嗝）：没有。
王其梅：多大啦？
刘尚飞：十岁。
王其梅：叫啥？
刘尚飞：刘尚飞。
王其梅：识数吗？
刘尚飞：识。
王其梅：识多少？
刘尚飞：两手十个数，加上脚趾头正好二十整数。
王其梅：会写吗？
刘尚飞：不会。
魏凤楼一听，也来了兴趣：小孩，我问你，一个桌子几条腿？
刘尚飞：四条。
魏凤楼：桌面几个角？
刘尚飞：四个。
【魏凤楼做个下劈的动作。
魏凤楼：用刀砍掉一个角，还剩几个角？

刘尚飞：还剩仨角。
魏凤楼（在地上画了一个四方块，又划去一个角）：你查查，还剩几个角？
刘尚飞（用手比划）：一个二个三个，我错了，是五个角。
王其梅：小朋友，是一斤铁重还是一斤棉花重？
刘尚飞：铁重。
王其梅：为啥？
刘尚飞：铁沉，砸头上一砸一个疙瘩，一斤棉花俺娘能给我套两件薄棉袄。
王其梅：我是说铁和棉花都是一斤重，问你哪样东西重。
刘尚飞：我又错了，你问我两样一般重，就是铁跟棉花一样重。
王其梅：你脑子很好使，想上学吗？
刘尚飞：俺交不起钱，穷。
王其梅：不叫你交钱，跟着我上学，一天管你三顿饭。
刘尚飞听明白了，便趴在地上给王其梅磕头。

(7)
(待续)